

郝景芳：科幻外壳，观照现实

现如今提及郝景芳，除了曾经响亮的“雨果奖”获奖作家的名头之外，她更为看重的是儿童通识教育品牌“童行书院”的主理人身份，而这也是她在科幻风潮正盛之时用自己的方式观照现实——“如果现在我有足够多的资金，像马斯克那么多，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去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。”前不久，郝景芳做客青岛新华书店书城，畅谈“五十年后的人类生活图景”——未来并不遥远，而AI也并非无所不能。



科幻作家转型新身份

早在2016年，郝景芳就凭借作品《北京折叠》获得了第74届国际科幻作品奖项“雨果奖”。此后，她又推出了《流浪苍穹》，这一科幻长篇作品在2021年入围英国科幻最高奖——阿瑟·克拉克奖。本以为郝景芳会沿着科幻作品的创作路子一直走下去，著作等身，但郝景芳并未如此，相反她却转身创立了儿童通识教育品牌“童行书院”，这是一个“旅行+公益”为核心的社会企业，谈及创办初衷，郝景芳坦言：对儿童的关爱实际上是所有公益项目里面投入的性价比最高的，因为每一分钱的投入可能都会有十倍的收获，儿童这个期间是孩子的智力人格发展最关键的定型期。如果错过了这段时期，在他成年的三四十岁，四五十岁，再去对一个人提供帮扶，那么基本上是救济型的，性价比就会很低，投入很多也难使被救助者得到改善。但是在儿童阶段，如果对于孩子进行早期干预，能够给他更好的教育，给他更好的营养和生活环境，那么有可能使他未来的生活得到比较好的改变。

也正是因为如此，郝景芳此次青岛之行，带来了她的新书《不焦虑父母俱乐部》，是结合自己的育儿经验给出的“教育配方”，里面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关注“补充教育”，她希望通过现有教育体系之外的补充教育，激发这一代青少年被应试教育扼杀的创造力，让他们能够贴近前沿科技领域，抑或文化艺术领域的时代发展要求。“就拿写作这一点来说，对于热爱写作的孩子，家长不应该一上来就引导他们去看那些离自身水平差太远的作品，这反而对他的写作没有具体的帮助。真正对孩子写作有帮助的，是那种让他看完了觉得自己也能试试看的作品，但这种作品经常被家长认为是很低水准的，不想让孩子看到。”而对于当下的“内卷”与“刷题”等话题，郝景芳则认为应该把刷题的时间和精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里面，“比如说不超过60%的时间和精力用来刷题，剩下的百分之

三四十、百分之四五十的时间和精力，用来锻炼、探索别的领域。”

这是一个与AI共生的时代

盘点郝景芳的履历，多元且多彩：读高三那年，郝景芳获得了全国中学生第四届“新概念作文大赛”一等奖，而后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；就读经济学博士期间，郝景芳白天是清华金融女，夜晚则遨游于文学世界。毕业后，她顺利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一名研究员……作为经济学研究员、科幻作家、自媒体人、公益人，郝景芳架设起折叠的斜杠人生，在多重身份中自由跳跃。

今年郝景芳又创作了一部新的科幻小说，写一个老人临终时并没有儿女在身边，唯一照顾他的只有一个具备人工智能的房间，房间随时检测老人的体征，并上传到附近的社区医院，配给每天的用药时间、水温，陪老人聊天，料理他的饮食起居，播放他喜欢的音乐……最后会发现，人工智能并不只是一个冰冷的工具，它与人的关系甚至可能超越了人与人之间互相给予的温度。

奔忙于现实的日常，却在书写着未来与AI共生的生活图景。在郝景芳看来，作为一种智能算法，AI其实早已全面进入了我们的生活。因为有智能算法，也就是AI的个性化推送，才让你在抖音、大众点评、淘宝、小红书等等平台的首页看到了你最喜欢的东西。这种智能算法其实就是“深度学习”（deep learning），它是一个多层神经网络，是一种机器学习方法，从2015年开始发展，目前已进入各种行业领域的应用。郝景芳用了一个小时来描摹被前沿科技所改变的人类生活，包括脑机接口，芯片的脑植入，虚拟场景的常态化远程办公，平民化的太空旅行……

无论在小说内还是小说以外的现实中，郝景芳都想要告知人们，现在，抑或接下来的五十年，都将是我们与人工智能“共生”的时代，而人类应当像今天的孩子们一样，把这种“共生”视作一种自然发生的情境，主动去学习、理解和接纳，使之成为有效的工具。她说，不单是科幻作家的写作，



郝景芳做客青岛新华书店书城与读者互动。

需要创作者时刻与现实中的前沿科技保持同步，我们每一个人也都需要知识的更新与储备，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。

谈AI色变？没必要

因为AI的迅猛发展，谈AI色变似乎成为弥漫人类现有生活秩序的一种悲哀情绪，AI是否会超越甚至取代人类呢？2021年，郝景芳就对诸多前沿科技进行实地探访，这也让她对于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了更多发言权。

她告诉记者，目前的AI都是基于人类给予它的目标函数的设定来运行的，包括对话机器人，它的所有动作也都是按照人类设定的目标去做的。目前所有的机器人都还没有迭代目标，也没有自选目标的能力，即使GPT这么聪明也不行，所以所谓“进化”了的有了自主意志的AI，还是很久以后的事，暂时看不到这个方向的可能性。

不过，她依然认为，AI技术的发展如同其他学科的发展，都是阶梯式的。比如，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，因为计算机刚刚诞生，许多初级意义的发展都在那一时期发生，但从60年代直至2000年，这段时间就是进展缓慢的平台期，而后，真正的突破进展就是2000年之后的“神经网络”（也就是一种智能算法），随着算力提升，才真正有了大的突破。郝景芳还特别提及了她钟爱的物理学：就像我们基础物理领域，都50年了，一直都处于平台期，没有什么新发现，但是不能说基础物理已死，只能说现在还没到再上一个大台阶的时候。同样的道理，AI技术的进化迭代，也在等待下一个“大台阶”的到来。

而专注于当下，则成为郝景芳的生活重心。“如果有足够多的资金，像马斯克那么多，不会去做星舰，而是去开设1万所农民工学校，去解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。”郝景芳坦言，自己的终极理想还是要回归到天体物理专业领域，“天文学是我想做的研究，它不是马斯克要去做的是像是太空移民这种规模空前的巨大工程，我可能会更加倾向于去投资建设新的望远镜，去做纯理论的宇宙相关研究，这是我想做的。”

特别推荐

《流浪苍穹》：火星归来，负重前行

《流浪苍穹》讲述了移民火星的人类爆发了反叛地球的独立战争，战争的结果使地球与火星形成了两个迥异且互不往来的世界。百年后，地球和火星开始了战后的交往。一群火星少年被送往地球，在那里学习、长大。当他们重返火星时，发现自己的命运被这两个相互猜忌的世界所裹挟席卷：一个是肃静宏伟的世界——规则严明，给予和所得都是义务，报酬以另一种方式呈现，资源高度共享；另一个就像散乱芜杂的花园——生活本身就是全部的意义，对于命运只能面对和承担。

两个世界冲击着这群年轻人，他们因此而被各方指责，因此而沉默，也因此而开始怀疑。这群年轻人开始了一场负重的青春奔跑，为了寻找真正的归宿踏上了新的旅途。故事开始是这群少年归家的时刻。身的远行在那一刻结束，心的流放在那一刻开始。他们可能是几千年流放者历史中最年少的一群，在了解命运的年纪被抛入命运，在对另一个世界还茫然无知的时候就被另一个世界裹挟。他们的流放从家园开始，历史的方向他们无从选择。

